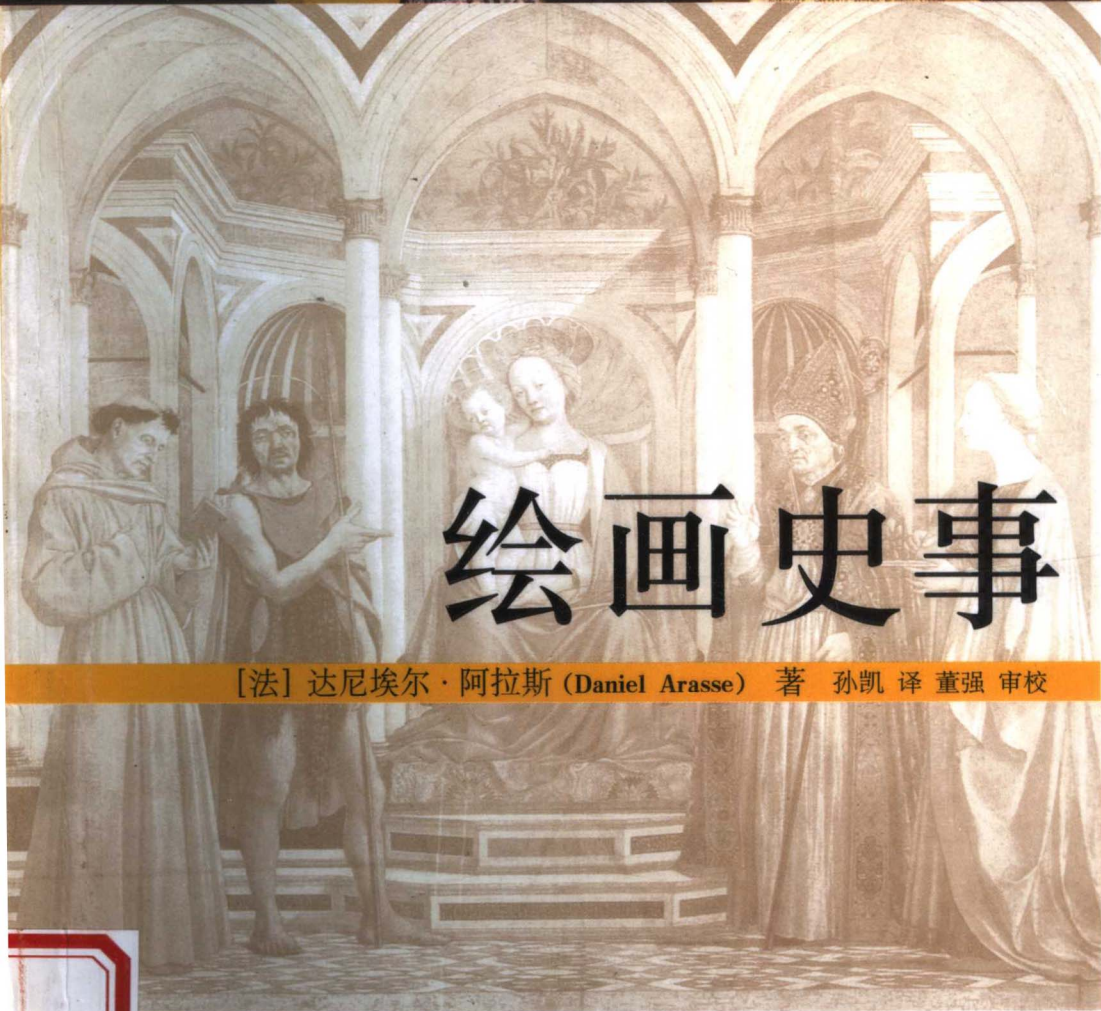


快乐之眼·培文书系文化艺术译丛



绘画史事

[法] 达尼埃尔·阿拉斯 (Daniel Arasse) 著 孙凯 译 董强 审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绘画史事



〔法〕达尼埃尔·阿拉斯 (Daniel Arasse) 著

孙 凯 译

董 强 审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6-215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绘画史事 / (法) 阿拉斯著; 孙凯译, 董强审校.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7

(快乐之眼·培文书系文化艺术译丛)

ISBN 978-7-301-12187-0

I. 绘… II. ①阿…②孙…③董… III. 绘画史—世界 IV. J2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6657 号

书 名: 绘画史事

著作责任者: [法] 达尼埃尔·阿拉斯 (Daniel Arasse) 著; 孙凯译, 董强审校

图书发起人: 高秀芹

责任编辑: 苑海波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2187-0/J·0152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 14.75 印张 40 页彩插 260 千字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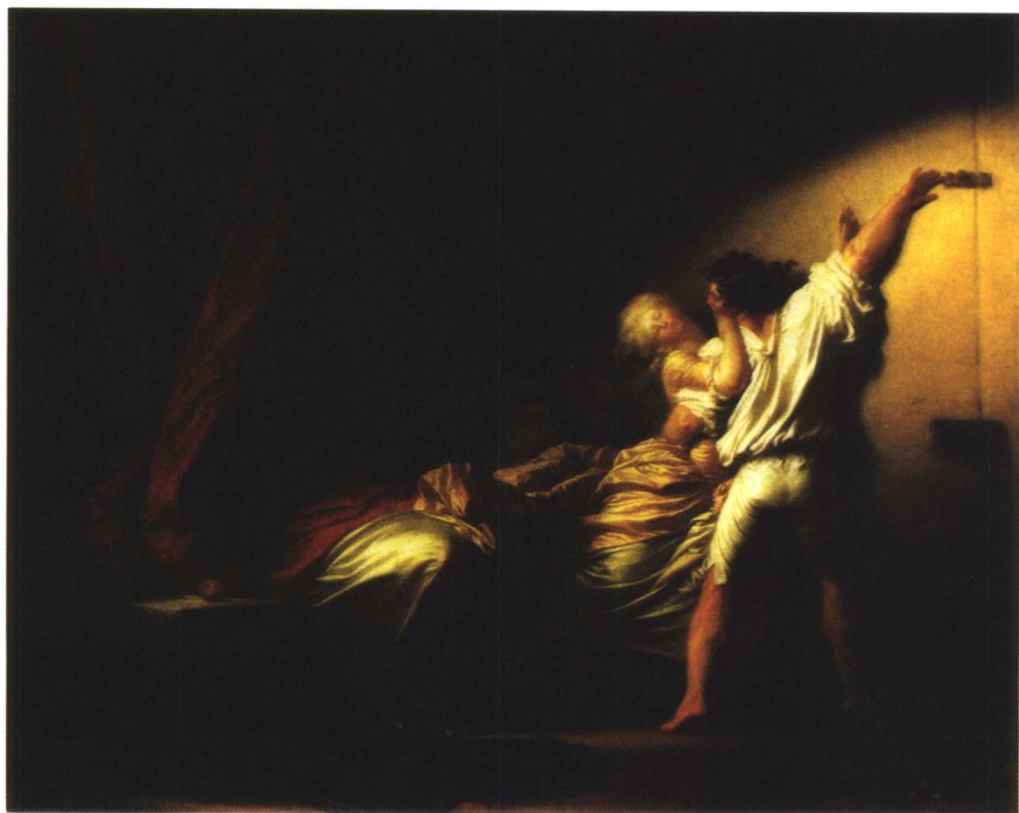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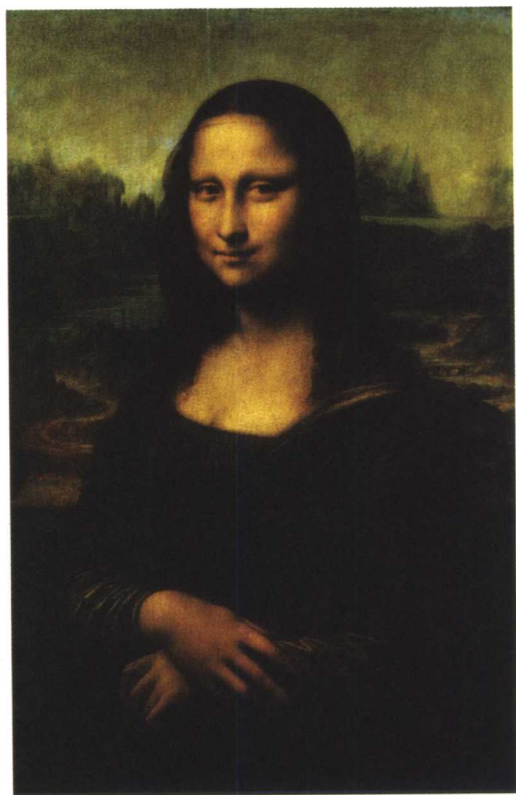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1 拉斐尔,《西斯廷圣母》(1513年—1515年),帆布油画,265 x 196 cm,绘画陈列馆,德累斯顿(第1讲)



2 让·昂诺列·弗拉戈纳尔,《门》(约1777年)。帆布油画,73 x 93 cm,卢浮宫,巴黎
(第1、24讲)



3 莱奥纳多·达·芬奇,《蒙娜丽莎》(1503年—1506年),木版
油画, 77 x 53 cm, 卢浮宫, 巴黎
(第1、2、16、24讲)



4 提香,《乌比诺的维纳斯》(1538年),帆布油画,119 x 165 cm,乌菲齐美术馆,佛罗伦萨
(第2、17、18讲)



5 安托内罗·德·梅西纳,《男子像》(又名《笑面人》)
(约1470年),木版油画,30 x 25 cm,曼德拉里斯
卡博物馆,切法卢
(第2讲)



6 莱奥纳多·达·芬奇,《吉内弗拉·德·班西》(约1474年),
木版油画, 39 x 37 cm, 国立美术馆, 华盛顿
(第2讲)



7 让·富凯，《骑士圣艾蒂安，圣马丁的爱德》（约1452年—1460年），局部，羊皮纸，卢浮宫，巴黎（第4、6讲）



8 菲利波·利皮,《圣施洗约翰的生活场景:施洗约翰断头》(1452年—1465年),壁画,圣托·斯泰法诺大教堂,颂诗堂,普拉托
(第4、6、23讲)



9 马萨乔，《缴纳贡物》（1424年—1428年），壁画，247 x 597 cm
加尔默罗会的圣母玛利亚教堂，布朗卡奇小教堂，佛罗伦萨
（第4讲）



10 菲利波·利皮,《圣施洗约翰的生活场景:希律的盛宴》(1452年-1465年),
壁画圣托·斯泰法诺大教堂,颂诗堂,普拉托
(第4讲)

中文版序

一位艺术史家的“天鹅之歌”

董强（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7年初春，被称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的意大利符号学家、哲学家和小说家翁贝托·艾柯来华访问。在一个招待会上，我得以与避开了众多记者追问、在一个沙发上休息的艾柯安静地闲谈。我们提到了法国符号学的鼻祖格雷马斯，青年时代的艾柯曾经是他的学生，而我则有幸成为聆听格雷马斯讲课的最后一批学生之一。在听他畅谈了符号学研究在当今世界的现状之后，我向他提到了他的朋友之一、艺术史家达尼埃尔·阿拉斯。艾柯一下子变得非常严肃起来。他想到了法国文学、艺术研究界一大批重要学者的相继去世：罗兰·巴特、路易·马兰，以及阿拉斯，等等，他都与他们共事过。他说，这是整整一代重要学者的过早辞世，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是的，读到本书中这些关于西方艺术史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会想得到，作者竟然是一个已经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时间无多的人。《绘画史事》是阿拉斯在“法兰西文化”电台上为听众们准备的文化节目内容。一个致力于最严肃的艺术史研究的专家，要完成一个挑战：将倾其一生研究的精华与成果，

用最平淡又最投入的语气，向广大的艺术爱好者们娓娓道来。

死神是不顾广播节目的期限与节奏（每次半小时，每周一次）的。于是，在艺术史家与死神之间，展开了一种角逐，一种几乎可以说是“最后的契约”的东西。

艺术史家最终讲完了他的那些故事，离开了他所处的“当代”，去与他心目中的那些“同时代的人”在另一个世界相遇。

在校对译文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借助作者在法国电台的录音。因为，作为广播节目，正如音乐的现场表演，有一种活生生的东西，是笔录很难传递的。有几处，我还大胆地根据广播内容，改动了原文，因为可能法国的笔录者自己也没有听清楚，或者一下子就跳过去了，而阿拉斯本人已经没有时间重新校对笔录后的文字了。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自豪地告诉中文读者，你现在手中持的，是一个几乎与法语原文同样忠实的版本，因为它与法语原文一样，是在与原始材料——声音——直接接触后的“笔录”，只是在“笔录”的过程中，法语神奇地转化成了汉语。如果说，照柏拉图的说法，“摹仿”使得作品隔了真理两层，那么，经过笔录，就使它隔开了三层，若再经过一道翻译程序，岂非隔了四层？而这里的译文，至多也只“隔”了三层……

我们无法不佩服：自始至终，正如法语序言中所说，我们感受不到一丝作者的痛苦，或者烦躁，甚至声音上的衰竭——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中气不足。如艺术史上那些至死画笔在手、坚持绘画不辍的艺术大师一样，这位谦逊的艺术史家，在广播电台的播音室内，成了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在辞世之前，他平静地完成了自己的杰作，完成了对自己艺术史研究一生的简要总结。

而这一杰作、这一总结，是在与朋友对话般的氛围中进行的。正是这样一个真实或假想的朋友，驱动着他，以最热情的态度、最饱满的状态，用最

精简的语言，将他珍视的一个个艺术史的经典主题，完美无缺地在“规定时间”内透彻地讲述完毕。广播录音时间的限制，正如死神的最后期限——这突然让人联想到，在英语中，“最后期限”（deadline）有“死亡之线”的同义——让这位艺术史的大师“戴着脚镣”跳舞，同时吟唱出一曲曲最后的、动人的“天鹅之歌”。对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形式感，在这一独特的情形下，完美地体现了出来。

阿拉斯是谦逊的，因为他自始至终，认为自己作为艺术史专家，是第二位的，而艺术家们，作为创作者，是第一位的。这在西方当代文艺批评界，是非常少见的姿态。批评家地位的上升，创作主体的消失，等等，是20世纪下半叶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出现的普遍现象。这种谦逊的姿态也许与阿拉斯本人更多地将自己视为研究型学者与艺术教育者而不是直接的艺术批评家有关。一个诲人不倦的人，内心中总是谦逊的，因为他深深地知道知识的相对性，以及自己在知识海洋中的渺小。而阿拉斯是一个诲人不倦的学者，他长期坚持为低年级的学生讲授艺术史知识。而且，从一无所知的学生面对一幅绘画而作出的最天真的反应中，他也能领悟出一些极为微妙的深奥问题。他一直追求的，是一双纯真、无辜的孩童般的眼睛。对于知识渊博的人来说，对于完全已经是“老手”的专家来说，最大的苦恼，便是一切都成为“套路”，成为习惯性思维的奴隶。原本是“黑夜中的灯塔”的书本，不知不觉地，在某一天，会成为障目而不让人见泰山的叶子。对此，法国现代大诗人、画家亨利·米肖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法：有人在一家电影院内大叫，说银幕上出现了一个大怪物。不，诗人说，是你的视网膜上有了一只小虫子。

如何去除视网膜上的小虫子，真正面对绘画的“绘画性”，是阿拉斯的首要追求。但是，在这一追求过程中，阿拉斯借助的，并非一个诗人的做法，

而是严谨的研究者的工具。这是阿拉斯的学术体系令人信服的关键。重塑眼睛的童真，这需要一名真正的学者从内到外、从外到内的“修炼”，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种内心修养与外在投入高度完美的结合与融合的结果。

在西方艺术方面，法国一直有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说，在文艺复兴之后，直到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纽约作为新的现代艺术首都的兴起，在几百年的西方艺术发展历史进程中，法国（有时候仅凭其首都巴黎）一直是西方艺术最重要的中心之一，或者至少是中转站。然而，悖论的是，在20世纪的艺术史研究领域中，法国，在我国学术界的介绍中，没有能够登上真正的舞台。一方面，法国的哲学与文学（尤其是小说与戏剧），以及文学批评，作为现代的典范，一直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艺术史或当代诗歌等领域，一直是英美占绝对的主流。限定在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史领域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们对法国艺术史最近期的阅读与了解，也可以上溯到19世纪丹纳的《艺术哲学》！而这，还是多亏了傅雷先生之功。翻译家对引入西方思想的作用，是人人都不可抹杀的，然而，颇有趣味的是，即便在我国几次大的外国社科、艺术思潮翻译浪潮中，也没有涌现出关于法国艺术方面的大量译著：连“法国”得无以复加的杜尚，也被美国化了。艺术史方面的著作与成果，就更不用提了。

所以，阿拉斯的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介绍，真正地填补了一种空白，即使他的方法论与面对艺术史的态度，一定会引起有些传统捍卫者的惊呼。在法国当代的艺术史领域中，阿拉斯既可以说是一匹离经叛道的黑马，又是最具有代表性、最有才华的一个典范。他思路开阔，没有门户之见，其研究方法，融合了法国社会科学方面的诸多精华与成果。他是开放与渊博的奇妙结合，深入与浅出的完美融合，体现出逻辑与直觉的高度均衡。他所研究的，